

采桑子

晏殊

时光只解催人老，不信多情，长恨离亭，泪滴春衫酒易醒。
梧桐昨夜西风急，淡月胧明，好梦频惊，何处高楼雁一声。

飘逝的红霞

元旦来临前夜的那个黄昏，稀蛋黄似的残阳挂在西天上，懒懒的，无精打采的，有气无力的。不远处的马山之上，有一大片逶迤连绵的凄绝深红在奔腾，在疾行。人走在街上，风刮起来，脸上像有刀在割，像有针在刺。关岳庙前的丁字街口，车流湍急，行人如织。归乡的人行色匆匆，脚步匆匆。“玉阶空伫立，宿鸟归飞急，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。”

寒风中，他好像隐约听见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。环顾左右，一片茫然，也不知声音来自何处。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一个裹着围巾，戴着口罩，全副武装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半老徐娘。大妈缩着一个芭蓂发髻，脖颈很长，身形高挑优雅。见他讶异，大妈摘下武装，原来是当年他们机关大院的团支部书记。大妈 1985 年毕业于珠城财贸学院，那年月，大学本科录取率何其低也。因

此，大妈当年是天之骄子，白天鹅一只哟。她最引以为自豪的，也是当年跟他们在一起时得瑟得最多的，她的先祖是江城那家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的创始人，她的母亲好像是某创始人的第四代，她属于正宗后裔。江城中心城区商业圈那条百年老街当年也全是她们家的。她们家的宗亲似繁星点点，遍布祖国大地。大妈当下已是省城某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啦。故旧相逢，30 年不见，平淡下面有涟漪四溅，有暗流在汹涌。

“听说你这些年很不容易，前些年还在淝城混过，咋不见你来看我？兴许我还能帮帮你。”大妈笑意盈盈的，细声问。

“给我 5000 万，可以不用还了呀？”咦，还知道关心人，且这些年还在大妈的视线范围里，一股暖流在他心头悄悄滑过。“我怕遭拒绝呀，被故人拒绝，更容易伤自尊。”他嘻嘻哈哈的。“这些年，危难之际，能出手相助的，多是平淡之交。”

“你还是像当年那样怪怪的，有什么可傲的？”一丝薄愠和不在大妈脸上升起，迅速飘过。大妈语态还是当年那样强拽拽的。“告诉你，那些成大事之人，可都是每天早晨八点钟开始在我办公室排队，撵都撵不走喔。”大妈一声叹息。

“回江城住哪？还住月牙宫那房子？”他问。

“你还记得月牙宫那房子？”大妈一声惊叫起来。两眼亮晶晶的，整个面庞升腾起一片红霞。面若桃花，云蒸霞蔚的。大妈弯下腰，低垂着头，双手紧捂脸颊，神态、身姿、目光也变得舒缓、柔软起来。

再过几年就要做奶奶的人了，还像纯情少女样的，那么感

性，大冬天脸红什么？他有点小得意。

“月牙宫那是我妈妈的房子嘛。”大妈开始平静下来，轻声说。

“妈妈过得好吗？江城的丈母娘，人人都有一双刀子般的眼睛哟。”他借机又开始出击了。

“切，那是你的错觉，想听妈妈当年对你的评价吗？八个字，此人胆大，尚可调教。”

归途中，他脑海里往事重现。也是一个来得早的春天，他也不知怎么一个人鬼使神差地，轻轻地敲开大妈月牙宫的家门，勇敢地闯进了她的闺房。大妈一个人住一间房，不似他家那时还是住在筒子楼里，一家五六口人挤一间房。大妈室内陈设简洁不失高雅，书香四溢。最夺人眼球的，还是墙壁一角摆放的那架古筝。大妈的眼睛，如刘鹗《老残游记》里的王小玉，“如秋水，如寒星，如宝珠，如白玉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。”大妈双腿笔直修长，像大圆规，走起路来袅袅娜娜的，亭亭玉立的。大妈身形像故园麦田里，四月开始灌浆的麦穗，健壮饱满。晚风吹过，有麦子香。就这样，好多个月光醉人的春夜，在书香和麦香里，他跟大妈一起谈天说地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，两颗年轻的心在碰撞燃烧。只是，渐渐地，他感觉大妈的热情里有一种警惕，似在期许什么，又像在害怕什么。加之他总觉得，背后有大妈的妈妈那刀子般的目光在游来荡去的。那目光似秃鹰犀利，似刀片锋利，有时简直让人窒息。他知道他不能再贱了，是到了该从大妈面前彻底消失的时候啦。

那个午夜，他最后一次从大妈闺房出来，最后一次走出月牙宫，最后一次走出那悠长寂寥，墙壁上爬满青苔的老街。滨江花园里，草木青葱；温柔的晚风中，槐香阵阵。夜色浓浓，林间虫鸣唧唧。大江流入夜，有江涛在轻轻拍岸，像一个受伤的男人在低声呜咽、哀鸣、叹息。千年的江风吹过，江水和大地，岸柳以及往昔的时光化作无法辨识的一团漆黑，唯有点点渔火，还能勾勒出古渡和船坞的轮廓。一声汽笛，撕裂黑黝黝的夜空。夜归旅人的脚步声，喧哗声远远飘来，又渐渐远去，消逝。万户俱寂。回头再看看大妈窗前还亮着的橘黄色灯光，他在心里说，只可惜，月牙宫里没有月亮。就这样，一去就是30年啦。今晚，新年来临前夕，那一声呼唤，一句关切，一抹红霞，还是让他够温暖受用的。他知道，在心灵深处用心走过的路，是不会落雪无痕的。只是，他总为当年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悻悻然，怅然若失。他总记得大妈那长颈鹿般的脖子，白皙如玉的皮肤下青筋依稀可见。他知道，那里一定有故乡的青草、大沙河、沃野，红花草的温润和麦香，一定有青峰岭上松针沁人心脾的幽香，他在心底喃喃自语道，妈妈，我亲爱的妈妈，给我一枝腊梅花吧。

2014年5月17日 上海虹口东江湾路

老酒，老酒

20岁那年，不做教师了，到体制内的单位看人脸色吃饭。单位里的机关比学校就是多，迷雾茫茫。一群单身汉，中午下班也懒得回家。何处是归程？没有动力，没有盼头，青春的烈焰无处燃烧。五纺厂那些一夜下来灰头土脸、蓬头垢面的白天鹅们都对你高昂着头，她们都争先恐后跑去和中国石化结缘去啦。她们不知道这群人中有那么多潜力股，多年后好多人都成了中国的脊梁。食堂里的饭菜索然寡味，没有胃口。于是就四人围成一圈，打扑克，拖小三子，输赢一个三子一毛钱。牌局在下午上班前半个小时结束。谁赢得多，就请其他人吃中饭。兴许是做过数学老师的缘故吧，我记得住牌，好像赢的场次相对多点。于是午餐多由我买单。两菜一汤，一盘咸菜肥肠或肉丝，一盘青菜，再配上一盆榨菜肉丝汤或番茄或紫菜蛋汤之类的，呼啸而下，好不快

活。那年月，菜金也只要 10 来块大洋。

渐渐地，我就发现拖完小三后，荷包口袋里有了富余。于是，常在傍晚下班回家前，顺道到人民路和天台里交口处的百货大楼酒品区转悠转悠，喜欢观赏那些琳琅满目、千姿百态、五花八门的酒瓶。其实，酒瓶也是一种特有的艺术品和雅俗文化的载体，它集酒史、陶艺、绘画、书法、雕刻、民俗、礼仪为一体，有较高的收藏价值。因此，我每每见到瓶子心仪的、造型奇异别致的白酒就随手买上一瓶，丢到橱柜里。不喜饮酒，纯粹把玩品赏酒瓶和商标，什么孔府家酒、孔府宴酒、心酒，多来自山东。孔府家酒，叫人想家，其实就是大白话，那时怎那样抓人眼球呢？不到半年，中国的十大名酒我都收全啦。当年那些酒真的不贵，每瓶也就 5 到 10 元。再往后几年，1988 年我第一次出差皖北，千里淮北大平原，麦浪滚滚，一望无垠，此地民风淳朴。和弟兄们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。在药都亳州，我第一次品尝到了羊肉清汤、驴肉清汤，那滋味真叫人拍案叫绝，九曲回肠，念念不忘。多年后，重返皖北，我怎么也找不到那年的羊汤和驴汤的滋味了。

临别时，一千兄弟每人都送我两瓶酒。说是规矩，不然看不起兄弟，有扁瓶子的口子窖、大长瓶的古井贡、瓷瓶的濉溪大曲，还有玻璃瓶的蚌埠白酒、醉翁亭等。离开皖北时竟积攒到了一个大旅行包，一个蛇皮袋，害得我从皖北背到滁州、天长，然后跑到扬州那家闻名天下的茶楼喝茶，吃三丁包子，看一城烟花飞舞，运河两岸，琼花漫天。然后去瘦西湖看天下美色，“二十

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；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奈是扬州”。然后乐滋滋地从石头城南京溯江而上，那一夜，江面上月华皎皎，江轮在水里漂，人在月光里飘。回到小城，那两类酒放在一起一放就将近30年。此后，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为生计疲于奔命，也就没兴趣收藏白酒了。有年装修搬家，孩子他妈把这些酒移送到家里老人家去了，一放就是六七年，老爷子懂酒爱饮酒，孩他妈不好意思全部原物取回。老人于我们有恩，视我如子。我很矛盾，更多是不悦，可还不能明说，那样孩他妈会不高兴的。当年我们在一起时，她就要求我，不能随意对她们家任何一个人嘻哈，对她们家任何一件事家长里短，那些人都是她的至亲。男人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样宽广，那些鸡毛蒜皮是她们女人的事。于是，我只能迂回曲折，旁敲侧击，“那不光是几十瓶酒呀，更多的是那段青春火红的记忆和念想呀。”孩子他妈这回很理解，坚定不移地和我站在一起。某日毅然决然让人把那些酒运回家了。据说那天老爷子似乎有点不悦，还是我们做得不周全。前年冬日的一个午夜，天寒地冻，刮了两天两夜的大雪，整个江城银装素裹。大地一片苍茫，雪光映上夜空，好像天快亮似的。围炉喝茶看闲书、看电视，昏昏然间，我随手点开央视，见那些酒在帝都还价格不菲呢，当下北京过年时兴喝老酒，迎来送往如果上瓶老酒，那是客人身份显赫尊贵的象征。喜得我某夜把那些酒找出来，一一查看，让人气断肠的是，有三分之一都成了半瓶了，保管不善挥发掉啦。看来，待世间万物，兴趣，坚持，善待，缺一不可哇，反之，都是事倍功半喔。

大前年，某夜老爷子突然仙逝了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很是悲痛。下葬那天，天高地阔，青山苍翠，山风阵阵，草木葳蕤。极目远眺，稻子黄了，稻子熟了，金黄色的梯田像一块块镶嵌在群山中的金砖，光彩夺目。在老爷子墓前，我开了瓶孔府家酒，醇香扑鼻，老酒就是那样绵长和柔和，我把一瓶酒倒在老爷子四周，心里说：老爷子，真的对不住啦，如果呼啸的时光能再来，如果……孔府家酒，叫人想家。

那些老酒现在还在，我也没打算找一个酒窖去保存它，还是顺其自然，就让它和岁月一起慢慢变老吧。山河依旧，河山依旧，白云苍狗。

2016年6月26日黄昏，安庆大雨

单位忆事

也是30年前的事啦。那年，我21岁，在公家体制内单位当差做事，抄抄写写，打打电话。我们单位的老板是行伍出身，他说他在漠北扎根了30余载，戎马一生。我有机会看过他的简历，老板在革命队伍里长期从事的是给师以上首长服务之类的工作。因此，老板待人处事，特别讲究格式、程序、场面，用现在上海人的话说，那就叫腔调。老板有个癖好，周末节假日在家如坐针毡，待不住，他不大喜欢陪老婆孩子，而是喜欢到机关办公室看文件，批阅文件，而且喜欢让办公室主任、秘书、通讯员、小车司机全程陪同。据说，老板口头上也没有这样硬性要求过，都是大家意会和自愿的。这就叫腔调，这就是机关里的机关、玄机和深奥所在。老板真的是殚精竭虑哟，无论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方能没马蹄”的明媚春天，还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

长天一色”的朗朗秋日，老板总爱趴在他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老式笨重的办公桌上，面对那几大本厚厚的，已经褪色发白的蓝丝绒文件夹，时而圈圈点点，时而奋笔疾书，时而仰天长啸，时而嗤鼻一笑。从中央到省市府文件，从国家部委到省厅到系统内部文件，老板常常是从早晨到黄昏，毫无倦意，都五十六岁的人了，哪来这么好的精气神呀？

也是奇了怪啦，上午快半的时候，单位里那些横看成岭侧成峰，窈窕玲珑、凸凹有致的百灵鸟和小蜜蜂们，总会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老板面前。她们多有一口纯正软糯的江城地方话，听她们说话就像听江城名扬天下的地方戏一样，撩人。她们身上那种优雅、温婉和娟秀是天然的，由内及外，是清水芙蓉。这是这么多年我走过万水千山后最真实真切的感受。那时，也没有现在这样名目繁多的化妆品和技艺。百灵鸟和小蜜蜂们多装扮得香喷喷、娇滴滴的，对老板关怀备至，嘘寒问暖。她们总爱在老板面前有意无意地摇曳着裙摆。那一颦一笑、一招一式，真的是风情万种。江城的冬天格外潮湿和阴冷，那种冷是浸润到骨头缝里的刺痛。百灵鸟和小蜜蜂们也不厌脏和累，从一楼储物间里找来木炭，升起火盆，再给老板重新泡上一杯香茗，然后和老板闲话人生和梦想。于是，木炭噼里啪啦，火星四溅，淡蓝色的炭火开始冉冉，快把那炭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。于是，在炭火氤氲，松木香、茶香弥漫中，百灵鸟和小蜜蜂们刚才还冻得僵硬惨白的面庞变得红艳艳、红彤彤的了，变得桃李春风、梨花带雨了，眼神也变得温煦迷离起来了。老板那早已布满无数条河流的

宽大前额也舒张开了，他一定回到了故乡的山村，弯弯的小河，明月下的林海和清泉，他一定看到了村口小卖部的小芳，真是恍兮惚兮。

也真是苦了我啦。越往回看，越觉得自己那时好幼稚，但又迷之可爱，本本真真的自己，一张白纸的纯真年代，就这样永远纯真纯粹下去，一直到白首，好不好？那时看老板那样废寝忘食的，害得我成天整日诚惶诚恐的，生怕老板有何不时之需，生怕老板有何风吹草动，生怕工作不尽职让老板不高兴。记得最多的时候，我能默记 70 多个电话号码，老板要找某人，某人到长江路去了，电话追去，不在，说是到滨湖路去了，如此，我要迅速做出反应，一追到底，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我每天早晨只有二两稀饭，一个发涩发黑的馒头，到上午 10 点肚子就咕咕叫，血糖不够，头昏脑涨的。倒是我的师傅，像我现在这么大岁数的办公室主任，很淡定，很超脱，不以为然。他每每总是下午快 4 点钟才过来，这时的师傅多半是满脸通红、酒气熏天的。师傅总爱在办公室转几圈，然后踱到窗前看街道上世间刹那风景，然后坐到藤椅上，咕噜咕噜喝完一大杯茶，翻翻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报纸，然后双眉紧锁，朝楼上天花板看看，不屑地摇摇头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也是一个薄暮冥冥的黄昏时分，老板对我说，年前闲一点，你准备个课题，我带你出去转转，参观考察一下，为来年布局谋篇，制订计划做准备。那年月，我们这个行业开始复苏啦。大街上油头粉面、衣着光鲜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浓烈荷尔蒙，喜欢拎着

个砖头大小的大哥大在吆喝，巴不得江城人民都知道他是大哥的，多是我们同行；夜色里在歌厅为给佳人靓女们一枝花是 888 元还是 1888 元在较劲的，多半是同行；在山川名胜流连忘返的，还是我们同行。真是赶上了好年代，好时光。当时业内不知是谁率先提出后来流传大江南北的口号，“四海兄弟，天下一家”。于是乎，迎来送往，对等接待。几多快活，几多惬意。

既然老板要出去转转，开阔视野，启迪思路，我一愣：寒天腊月去哪？去南国冲浪？北国看雪？忽然想起某次老板说，他有个老外婆，95 岁高龄了，在冰城。老板幼时是老人带大的，也有多年不见了。“老板，冰城是部里综合改革试点城市，是排头兵。每年光收费就四五千万，我们去那取经好吗？”老板沉默许久，半天没吭声，他随手点上一根烟，吹灭火柴，仰头深吸了口，有无数圆圈开始在屋里漂浮。老板眯着眼，盯了我好久，笑了。“不错，年轻人有视野，有创意。你先搞个可行性方案，回头我和班子议一下。”

2016 年 8 月 24 日 上海松江

与秘书无关的闲话

20多年前的某个夏夜，在机关大院里加班，写领导讲话总结、总结讲话之类的材料。写这类材料，其实你只要对一个人负责，当然是做报告之人。那人一般是单位最高首长，他满意你就成功了，不然会一稿两稿三稿搞死你。这个时候，你最好搞个一、二、三、四大条，每条下面再搞个四小条。四四一十六。多用排比句，多用对比句，多用华丽璀璨的词汇，领导就喜笑颜开，因为通过你的妙笔，整体提升了他麾下队伍精神风貌。在比他还大的领导那里就有面子，有地位，有分量，有家国情怀。就有可能圆梦，就有可能有资格说，他要对这座城市的人民幸福指数负责。领导用你顺手了，你就是才子，他的第一支笔。人才难得，这个时候你也就可以适当跟领导提点条件了。这个世界提条件是要有实力的，比如要去读书深造呀，去海边参观考察呀，还

有找领导要房子。领导急着找你赶场救火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短暂地失联一下，那年月，又没有手机、寻呼机。

成稿时已是午夜时分，站在屋顶平台，楼下已失修多年的某佛学大师故居，一脉森森，在熟睡，整个江城也在熟睡。月光从天上泼下来，远山近黛千里万里，皆茕茕一片。星星寂寥，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。花园里纺织娘娘还在不知疲倦地欢歌。酷暑难熬，人也变得心烦气躁。想想楼上女领导办公室今天新装了窗式空调，女领导是单位副手，老父是省城某正部级单位现职一把手。女领导大大咧咧的，喜欢表态，不像现在机关的女官员多是才女加美女，言语大多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老师的风格，意在言外呀，蜻蜓点水呀，曲径通幽。处理问题时更多是云山雾罩，没有态度就是最好的态度，然后大把大把的时间长袖善舞，清风明月，水远山长、山长水远去了。女领导做过下放知青，高兴时手舞足蹈的，似邻家大妈，不高兴时暴跳如雷，拍桌砸凳都行，后来也做了这个正部级单位一把手，市委书记都让她三分。

我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，跑到楼下值班室喊起在酣睡的通讯员小毛，拿了钥匙，开了房门，两人进了女领导办公室，开启空调，似春雷，像炮声。窗外，夜很深，月光很亮，我一头栽倒在女领导办公桌的玻璃板上，人生便在梦的外头了。

醒来东方大白，阳光灿烂。匆匆出去喝了碗稀饭，吃了笼小笼包，神清气爽。回到大院，发现整个机关大院同事都在对我挤眉弄眼，坏坏地怪笑。原来是单位看门的临时工老梁头告密了，通讯员小毛早就挺不住了，主犯是我。老梁头是直接向女领导报

告的。气得后来也做了市领导的单位一把手对我破口大骂，成何体统，缺乏教养！骂够了，一个人点起一根烟，我适时上前给他茶杯添了茶水，室里烟草的清香弥漫开来，一圈圈烟雾在升腾。一把手的语调也渐渐平和下来，像是在说给我听，又像是在自语，“不就睡个觉吗，老梁头爱管闲事，嘴太散，尽给我添麻烦，要报告也应先向我报告呀。我也做过秘书，搞过文字，多辛苦啊！”这时我就乘机引开了话题，一把手又回到了当年在南京军区《前线报》做编辑的峥嵘岁月了。

一上午过去了，烟消云散，接下来反省，向女领导道歉，写书面检查。这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。女领导好像也宽恕原谅我了。好长时间在单位我见到她尽量躲着走，可她却主动招呼我，笑咪咪的。女领导带队去徽州学习，两个名额好多人争，她却点名让我随行。单位分房，七八条光棍为一两居室，争得头破血流。那个身上还带着老山前线战火硝烟的副团级转业干部，一次竟很严肃地叫停了党委会，要和女领导对话。女领导索性大笔一挥，把房分给我了。又过了一年，老梁头又给单位一把手添麻烦了，不知为啥和合工大毕业的一名大学生发生了肢体接触，老梁头住院了。道歉，赔偿，处分那个流程是要走的，但老梁头出院后的第三天，单位那个壮壮的，像铁塔一样的总务老毛找他谈话了，“你年龄大了，该回老家乡下休息了。多给你三个月工资。”老梁头离开机关那天，我看到了，老梁头佝偻着腰，人很虚弱。父女俩一前一后，一堆坛坛罐罐，老梁头挑着担子，步履蹒跚，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暮色里。那一刻，我有点心酸。